

传统体育非遗保护赋能乡村振兴的文化逻辑与实践 经验研究——以谭氏苗拳为观察中心¹

马纯英^{1,2} 谭必友^{3,4}

1. 湖南大学体育学院 2. 巴基斯坦国立旁遮普大学 3. 湖南师范大学民族学与人
类学研究中心 4.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

摘要：由湘西州泸溪县报送的谭氏苗拳于2021年12月获批湖南省省级非遗项目，成为一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自2020年以来，谭氏苗拳非遗申报课题组深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浦市镇、达岚镇一带，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发掘谭氏苗拳相关史料与文化价值，经历了非遗申报从县级到省级的完整过程。2022年以后，课题组对谭氏苗拳进行了跟踪调查，近距离感受了传统体育项目非遗保护在赋能乡村振兴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谭氏苗拳；传统体育；非遗保护；赋能乡村振兴；田野调查文化逻辑；

党的十九大发出了乡村振兴的战略号召之后，乡村振兴既成为政府与社会各界实践的热点，也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就学术研究来说，学者们从多个方面探索乡村振兴的路径与策略。《湖湘论坛》杂志专门刊出了一个研究专题，对此加以广泛讨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有学者提出，通过树立乡村文化自信，可以增强农民文化的自觉意识和主体意识，这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环节。^[1]有学者专门就非遗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进行了探索，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农耕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乡村文化振兴中具有多重作用和价值，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可以为振奋乡村精神提供强大动力。^[2]非遗保护项目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与地位等，成为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以对湖南省级非遗谭氏苗拳的三年多跟踪调查为基础，对传统体育类非遗在赋能乡村振兴中的文化逻辑与实践进行系统观察。

一、谭氏苗拳非遗的田野调查及保护申报

本课题的田野调查始终围绕谭氏苗拳非遗发掘、非遗保护项目申报而展开。后期有些材料是我们对谭氏苗拳被批准为湖南省省级非遗后所做的跟踪调查。为此，我们有必要对谭氏苗拳整个申报过程作一个详细交代。这也可以检验我们在文章中展示的材料是否准确与科学，是否能够支撑本文的研究结论。

由谭必友教授领导的煜园课题组，从2012年以来，一直在湘西泸溪县浦市古镇开展田野调查。^[3]2014年，课题组接到泸溪县二中退休教师贺才铁先生编写的《谭氏苗拳概要》抄本，对谭氏苗拳做了初步了解。限于手头课题太多，对谭氏苗拳的调查研究一直没有正式进行。直到2020年春天，由于突发疫情，滞留于湘西的煜园课题组部分师生无法按期返校学习，不得不集中到浦市古镇煜园书院，开展浦市文化的田野调查。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在我们课题组全体成员的努力下，谭氏苗拳终于通过申请成为

¹ **作者简介：**马纯英，湖南大学体育学院讲师，巴基斯坦国立旁遮普大学博士生，湖南长沙，410081；谭必友，湖南师范大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巴基斯坦旁遮普大学客座教授，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博士生合作导师，湖南长沙，410081。

基金：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湖南特色小镇与全民健康同构共建研究”（编号：17YBA078）；

湖南省省级非遗保护代表性项目。^[4]

(一)六里村作为谭氏苗拳传承基地的历史过程

近几十年来，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加快，引发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潮，在谭氏苗拳传播地区，每个村庄都遭遇了严重空心村的难题。课题组在村庄调研期间，需要费很大的精力才能寻找到谭氏苗拳相关传承人与知情人。贺才铁先生对自己所传承的谭氏苗拳技法了然于胸。他估计在谭氏苗拳鼎盛时期，有弟子三千。但时至今日，要找到一位传人并与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则十分不易。对于谭氏苗拳在浦市古镇及其周围传播情况，特别是众多传承人的分布、师承关系、目前所处现状等，了解得还不是十分具体。这就要课题组按照“滚雪球”的方法不断去追寻谭氏苗拳众多子弟的踪迹。

1. 谭氏苗拳创始过程。

从贺才铁先生的《谭氏苗拳概要》抄本中，我们知道，谭氏苗拳是由谭世洪与潘忠义两人于光绪年间创立，由谭氏家传武术与潘忠义所传苗棍融合在一起而成，但两人的传艺过程则模糊不清。2020年，当我们接触到更多传承人之后，就确定了泸溪县达岚镇六里村为谭氏苗拳一个重要的传授基地。

根据怀化学院谭忠国博士收集的一部泸溪县合水镇晒州田谭氏族谱记载，谭世洪原本是泸溪县合水镇坪里村人，祖传武艺据说属于岳家拳。连续几代人都以到各地开堂收徒传授谭家武艺为生。二十多岁时，谭世洪居住在达岚镇细阳田村授徒。三十多岁时，其迁徙到浦市镇新堡村定居。新堡村是整个沅水流域包括贵州、四川、重庆、鄂西一带谭氏的祖居地。从清代以来，新堡村谭氏家族一直保持在四五百户的聚居规模。谭世洪迁居新堡，等于是回到老家了。^[5]按照规矩，谭家拳核心武功只能在家族内传授，家族外只传授基本套路技法。所以谭世洪不得不选择在新堡村开堂授徒。这里有众多谭氏子弟愿意学习谭氏苗拳。1 谭世洪与苗族武术大师潘忠义在浦市结识后，结拜为兄弟，两人一起行走江湖，相互传授武艺。谭家拳与潘家苗棍从此融合为一家，成为谭氏苗拳，谭世洪与潘忠义为谭氏苗拳的创始人，两人定居新堡开堂授徒。不幸的是公元1900年前后，谭世洪夫妻英年早逝。潘忠义激于兄弟义气，终身未娶，收谭世洪的独子谭秀仁为养子将他抚养成人并传授他谭氏苗拳，在谭秀仁成家立业后，潘忠义再次飘荡江湖，从此不知所终。

谭秀仁深受养父潘忠义的大恩大德，对武术及其传承更有一番彻悟。他在新堡村传艺，一改祖传规矩，授徒不分家族内外，更不分民族。旗帜一树，名声远播。从此远近十乡八里好武青年无不闻风而至，跟随谭秀仁练习谭氏苗拳。晚清至抗战之前，新堡村都是谭氏苗拳发扬光大的第一个传授基地。后来闻名江湖的弟子有谭子顺、谭子明两兄弟，另外武艺有成、开过堂授过徒者还有谭文旺、谭世富、吴万林、谭子斌、谭世琪、谭正选、李万元等一大批优秀拳师。

2. 谭氏苗拳六里村传授基地的形成。

谭子顺成年后过继给泸溪县达岚镇六里村谭家做儿子，成为六里村人。六里村与新堡村相距10公里左右。谭子顺的新家家境比较宽裕。为了把谭氏苗拳武艺学得更精，他把师父谭秀仁迎至六里村新家里，让师父长期住在家里传授武艺。在谭子顺的协助下，谭秀仁中年后在六里村开堂授徒，有弟子数百人。仅六里村成名弟子就有谭子顺、谭子文、谭成掌、谭文同等，这些弟子后来大多以开堂授艺为业。从此谭氏苗拳传授基地从新堡村转移到六里村。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六里村成为谭氏苗拳传授中心，地位从未受到挑战。从抗战后到谭子顺去世前的近半个世纪中，六里村因学谭氏苗拳而成为武术名家的有很多人，而村里无论男女，都会几乎武功。六里村成为名副其实的武术之乡。²

六里村位于泸溪县达岚镇东北方。浦市古镇是沅水流域最大的商业码头，六里村在行政区划上虽然属于达岚镇，但在经济与文化上，对浦市古镇有着天然的市场与文化认同，属于浦市文化圈的村庄。^[6]现有户数420户，1666人，有八个自然寨，六里村的居民主要姓氏是谭和邓。因为在封建社会里长期受到封建统治者的压迫与生存环境的影响，故当地人民逐渐形成了一股尚武

之风。

(二) 谭氏苗拳发掘过程

谭氏苗拳非遗申报的发掘过程并不顺利。课题组分多个小组分头开展调查工作，经过课题组成员的努力，最终发掘出丰富的文化素材，为后来的非遗申报奠定了基础。谭必友教授与贺才铁先生负责整体把握，提供相关传承人信息；课题组年轻的学者进行访谈。广泛的访谈不仅让我们收集了系统的非遗数据，也为我们接下来开展进一步的科研提供了丰富的数据。本文正是得益于前期的广泛访谈与实地观察。

2020年4月25日，课题组成员谭善君、曾子杰、胡云等人接连认识了谭永茹(80岁)与谭永选(65岁)两位老人家，两位老人家是堂兄弟关系。谭永选的父亲谭子顺(1915年—2000年)是最近的一代拳师。谭子顺在世时，在湘鄂川黔边区开设谭氏苗拳堂子无数个，传艺数百人。谭子顺年轻时在浦市古镇周边开着堂子当教练教着武术，那时热爱练武的人很多，教武艺的堂子都是爆满的，教完后人们都送来各种当地特产为谭子顺送行。谈起自己的父亲，谭永选充满了自豪。习武风尚到了谭永选他们这一代人，就逐步衰落了。谭永选先生之前在浦市镇都奇村(现都歧村)那一块也是有开堂教徒弟的，开了三次堂，但传授的徒弟却只有40余人，徒弟年龄有大有小，小的二十多岁，大的三四十岁。与他父亲相比，真是不在一个层次上了。

2020年4月29日下午3时，我们非遗课题组由浦市煜园书院驱车第一次前往六里村。六里村山路弯曲狭窄，车速很慢，车程约30分钟。但是六里村在深山当中，往来须在半途一个三岔路口掉头爬上一座山坡，绕道盘旋，大概又有六七里的山路。在距离六里村最后四五里路时，路旁有两位老人家正在步行回六里村，见到有车辆进入于是向我们招手想搭顺风车回家，我们靠边停车让两位老人家上车。在行车过程中了解到两位老人家都姓邓，六里村主要以谭姓与邓姓为主。在谈到关于六里村是否有武术存在时，两位老人家一致点头，说六里村曾经会使武术的人有许多，可惜并没有聊到更多与谭氏苗拳有关的信息。在村部办公楼，通过与村支书谭必斌的交谈，我们得知了谭秀仁在六里村的传人除了谭子顺以外，还有谭子文一脉的徒弟，并得到了谭子文的弟子谭必众的联系方式。

在与六里村多位谭氏苗拳传承人建立联系后，课题组成员隔三差五地就会到村里调查，联系上的传人也越来越多。我们所接触到的所有传人都是这样，我们几乎是突然到访，谈及谭氏苗拳他们就会停下手中的活，直接表演拳术给我们看。谭氏苗拳是开放包容的武术，师傅们开堂授徒不论民族不论地域，习武也不拘于具体门派。弟子三千，姓氏上百。

经过对六里村的多次访问后，我们对谭氏苗拳充满了信心。谭氏苗拳不再是传说，而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文化遗产。接下来，课题组成员分成很多小分支，对谭氏苗拳各地传人、知情人、见证者进行系统访谈，并为他们拍摄演练武术的视频、照片等。访谈对象广及四十多人，遍及湘西州、怀化市、贵州铜仁市等地。其中六里村访谈对象是最为集中的，人数超过二十人。我们收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对谭氏苗拳的历史过程、传艺情况、武术特点等，都有了详细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我们着手申报非遗保护项目。

(三) 谭氏苗拳非遗保护项目申报

2020年5月，我们访问贺才铁先生时，他给我们介绍，谭氏苗拳已于早前2006年吧?还是哪一年?已经列入了泸溪县级非遗保护项目。当时正是为了申报非遗，他才编写了《谭氏苗拳概要》一书。可是，当我们去泸溪县文化旅游局查询时，却没有找到相关批文。据相关负责人解释，因为此前非遗项目管理并不十分规范，很多项目只在非遗办整理的目录名录里面，并没有针对具体项目发批准文件。为了使谭氏苗拳接下来的非遗申报工作更加顺利，我们决定重新申报泸溪县非遗保护项目。2020年6月底，经过课题组的努力，课题组谭善君、曾子杰等将已经收集的材料加以整理，填写了泸溪县县级非遗保护项目申报书文本，并以泸溪县谭子兴文化研究会的名义向县文化旅游局提交了申报书。这是谭氏苗拳非遗保护迈出的重要一步。2020年7月14日，泸溪县文化旅游局组织专家评审，批准谭氏苗拳等项目为县级非遗保护项目。^[7]

2020年8月，经泸溪县文化旅游广电局推荐，谭氏苗拳顺利申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非遗保护项目。经过专家评审，谭氏苗拳于2020年12月获批湘西州《第九批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扩展项目)》。^[8]

2021年9月，经湘西州文化旅游广电局推荐，谭氏苗拳顺利申报湖南省非遗保护项目。经过专家评审，谭氏苗拳于2021年12月获批《湖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4]至此，谭氏苗拳从一个乡间武术登上了湖南省省级非遗名单榜。这对于谭氏苗拳所有传承人以及传承基地的群众来说，都是一件大喜事。谭氏苗拳从申报非遗项目开始，就对六里村产生了重要影响，村民社区也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随着申报的政府级别越来越高，村民社区的认同状况也在不断地变化。下面我们对非遗申报引发社区认同的变化做一些经验性探讨。

(四) 谭氏苗拳省级非遗申报后的跟踪调查

谭氏苗拳获得湖南省省级非遗保护项目后，我们课题组对项目后续保护及产生的社会影响进行了跟踪调查。特别是湖南省省级非遗项目申报成功后，对六里村产生的影响，我们对其进行了持续观察。这是我们做出本文相关研究结论的信心所在。

二、传统体育类非遗保护赋能乡村振兴的文化逻辑

非遗的本质属性就是人们在长期生活、生产实践中总结和创造出来的文化对象。^[9]很多学者讨论了非遗项目对乡村振兴具有比较大的推动优势，比如有学者对贵州西江千户苗寨的调查，提出了非遗助力乡村振兴的“西江模式”，以非遗的活态传承为核心，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规模化红利。^[10]我们认为，在众多非遗项目中，传统体育类非遗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的比较优势。这一判断来自于传统体育类非遗与乡村振兴有着相同的内在文化逻辑。

(一) 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在非遗保护中，传统体育类项目与民俗项目相较于其他非遗项目来说，是参与人员比较广泛的项目。体育类项目是大多数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必然接触到的运动形式。也就是说，这类项目因为其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势必会与群众结合得最紧密。以谭氏苗拳来说，二十世纪初期，由于谭秀仁的改革，使其适应了农民的需要，低廉的学费、简易的学习场地和武术器械等，让更多年轻人有了学习机会。特别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六里村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几乎家家户户子弟都有能力学习谭氏苗拳。在这样的背景下，全村年轻男子基本上都参加过谭氏苗拳的学习。不同之处在于，有的男孩跟随师父学习的时间比较长，有的跟随师父学习的时间比较短。或者有的男孩能够长期坚持，有的没有长期坚持。这就造成了学习谭氏苗拳水平的高下之别，但共同的兴趣与学习经历对大家都有影响。传统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上是植根在农民的生活中。现年75岁的谭必祥生活于潮底村，潮底村临近六里村，原本是六里村的一个组，由于潮底村与六里村隔着一条溪，溪上又没有桥，遇到下雨天涨水，两村之间往来十分不便，后来潮底村就另组成了一个行政村，同属达岚镇。在文化上潮底村村民认同自己属于六里村。谭必祥师父这样描述当时的谭氏苗拳传习情况：

由于师父比较多，八九十年代(指1980年—1999年之间)，村里男孩基本上都会学习谭氏苗拳。村里开了几个堂子，一到冬天，大家不是学拳就是学唱戏。有的人不学谭氏苗拳，另外从外地请来师父教别的拳。总的来说，不学拳的是少数，但真正把拳学会到能够实战的，也还是少数。³

正是有这样的广泛的群众基础，一旦这样的项目得到政府非遗认证之后，就可以更快地动员群众参与。

(二) 与农民的生活融为一体的传统

在健康乡村建设中，如果要在农村建设大规模的运动场所，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让农民、特别是广大山区的农民能

够拥有现代的运动场地，那是短期内无法实现的目标。但是，传统的体育却能够很快让他们实现健身的目标。对于广大农民来说，体育健身往往需要政府有意识地提倡与推动。对村庄里保留的传统体育项目进行非遗保护，无疑是最佳的推广途径。像传统武术这样的体育项目，原本就是在农民生活环境中生长起来的，与农民的生活环境融合在一起。

第一，传统体育项目大多对学习的场地要求相对简单，场地可大可小，建设成本十分低廉，所有乡村都能够提供。谭氏苗拳传统的学习，主要是在私家宅院里进行，场地一般只有 30 平米左右。谭必祥本人在最初跟随谭子顺大师学习谭氏苗拳时，就是在谭子顺在山上烧炭的草棚子外面学。后来多了两位师弟，学习场地才转到谭必祥家的堂屋里。谭必祥说：“这里堂屋也不到 20 平米。”像这样简单的训练场地，中国所有的乡村都可以落实。

第二，学习用的器械都是农村随手可以制作的。比如谭氏苗拳使用的武术棍，农民可以自制。目前健在的谭氏苗拳师父，他们都是自己制造自己的武术棍。对于武术棍的用材、制作方法都十分熟悉。当然，现在也可以从专业厂家购买，器材十分便宜。谭必众师父介绍：“我们以前做这个棍，都是自己做，农村人，差不多人人都会做。关键是谁选的木料更好。好的木料要去特别的地方寻找，这个才有点麻烦。”

第三，传统武术学习班制可大可小，大班基本上在 15 名学生以内，小班则可以是 1 名学生。这种灵活的班制，提高了办学效率。

第四，办学时间十分灵活。学生可以跟着师父利用各种零散时间，进行长期学习。

(三)与乡村传统文化一脉相承

传统体育类非遗原本就是农民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从乡村文化中生长出来的，因此与乡村文化不但没有隔阂，而且是乡村居民最亲近、最容易接受的文化形态。

第一，六里村青年人从小学习谭氏苗拳，大家对谭氏苗拳近乎耳濡目染。

谭氏苗拳练习中所涉及的技术要点、注意事项，大家都比较熟悉，这样学习起来也相对简单，不会有陌生感，更不会有隔阂感。

第二，体育类非遗所阐释的文化内涵也是乡村居民最熟悉的语言。

由于历史的原因，乡村文化中盛行的故事与语言，形成了一定的模式。尽管现代科技的广泛传播，也带来了大量的现代文化，但乡村固有的文化语言还是根深蒂固。乡村居民在非常广泛的场所中还是依赖传统文化语言进行思考。因此传统体育类项目在乡村还是有着广泛的市场。谭氏苗拳正是这样，它既满足了乡村居民的健身需要，也在某种程度上继续讲述着传统的习武文化，这个习武文化恰恰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

第三，文化上的承续必然增强心理上的认同。

现代体育因其在健康、体制训练、娱乐、商业等方面的积极意义，而在社会上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传统体育项目也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因此武术类、其它区域内体育项目等，依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谭氏苗拳正是这样的传统体育项目，在得到政府非遗项目保护之后，这类项目就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这些传统都是传统体育项目的生命力所在。特别是现在的乡村，相较于 20 年前，变得更加碎片化，乡村振兴需要更加灵活

的政策与组织模式。传统体育类非遗就是从传统社会中生长出来的，与农民的生活与文化息息相关。因此这类非遗项目在乡村推广方面具有更多的优势，更能为乡村社会所接受。

三、谭氏苗拳非遗保护项目对乡村振兴的赋能实践

谭必友在田野中国学理论中提出，对传统文化的知识创新，可以实现传统文化能量的释放，使其服务于文化持有者，从传统文化释放出来的能量甚至有可能服务于更多的社会群体。^[11]对谭氏苗拳这样的传统体育类项目进行非遗整理并申报为各级政府的保护项目，也是一个知识创新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谭氏苗拳有可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给社会带来积极的影响。对此进行了系统的田野观察后，我们认为，谭氏苗拳至少从以下几方面实现了其在乡村振兴中的价值。

(一)提升了村民的文化自信

六里村受到谭氏苗拳县级非遗申报成功的鼓舞，村民普遍关心起更多的文化传统。其中，六里阳戏花灯就是大家普遍关注的一个话题。很多村民向我们课题组表示，六里阳戏花灯也应该申报为非遗。因为六里阳戏花灯“非常有名”。为此，还有一个村民专门写了几篇关于六里花灯的文章发表在我们课题组的微信公众号“田野中国学 Field Chinology”上面。作者在文章中写到：

提起六里水冲村的谭氏苗拳与花灯，周边百里四乡八寨，五六十岁以上的人，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六七十年代，水冲村的村民不分老幼在谭氏苗拳大师谭子顺、谭子文、谭成长等老前辈的言传身教之下，农闲之余，每到晚上和下雨天，只见小伙子们东一屋、西一堂的光膀赤膊、汗流浹背练武忙。所以现在水冲村至今五六十岁以上的男人们都有一两手谭氏苗拳的花架子。

.....

六里水冲村的花灯故事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的。逢年过节，老人们团聚一起，首先的话题就是聊聊当年的阳戏花灯盛况，聊得兴起，搬出锣鼓打将起来，热闹非凡了。全村老幼，皆大欢喜，沉浸在当年的喜乐回忆之中。^[12]

很多村民建议我们帮他们申报六里花灯阳戏非遗。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设想。可是这是一个需要集体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非遗保护项目。工程浩大，在六里村现有的经济条件下，很难实现有效保护。经过反复斟酌后，我们认为这项非遗保护需要一个更恰当的时机来处理。

外出务工人员因为谭氏苗拳在申报非遗，从此对村里有了更多关注。可以说，非遗申报的每一个步骤，都牵动了一部分人的心。

(二)加强了乡村社区认同，增强了村支两委的凝聚力

1. 村支两委的凝聚力明显增强，社区成员对社区的关注度更高。

由于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加速推进，乡村社区也逐渐衰落，社区成员因为外出就业，离开了社区，成为在籍不在村的成员。这是乡村社区的一个显著特点。因为户籍在村社区，因此承包的土地、宅基地、住宅、农合、保险、社保都在村里，社区成员应该享受的国家优惠政策也在村里，这就需要社区成员与社区管理者保持密切联系。但事实上，一部分成功的务工人员，由于有了经济实力，对社区的依赖度越来越低，他们与社区的联系仅限于传统的血缘联系与地缘联系。依赖度降低，必然给社区管理带来负担，社区管理人必须花更多的精力来与这些成员沟通联系。如何提高社区成员对社区的关注度?这成为了令管理者十分头痛的工作。六里村申报谭氏苗拳非遗保护项目后，社区成员对社区的关注度一度有了显著上升。最初是很多人持怀疑态度，因为大家对

这十多年来政府推行的非遗保护政策虽有所闻但不知其详。大家认为谭氏苗拳进入非遗保护项目是可望不可即的事情，因此很多社区成员就开始观望。村民 THY 说：“当时我们都认为搞不成，因为竞争太激烈了。申报非遗的太多，好东西不止我们的谭氏苗拳。很多村民就一直在打听，了解非遗申报进展。本来很多人相互之间都中断联系了，自从听说申报非遗后，就又开始联系了。”⁴

六里村村支书谭必斌对此很有感触。他说，原来要打听一些外出村民的联系方式都是难事，要辗转托人，要与村民反复说明，需要干什么工作，需要联系等。自从申报非遗以来，为了协助课题组工作，他自己主动添加了很多村民的联系方式，增进了与村民的感情。同时，也有很多外出村民主动与他联系。为了非遗保护更有效，课题组提议谭氏苗拳众多拳师在泸溪县谭子兴文化研究会下面成立一个谭氏苗拳分会。在选择会长过程中，众人一致提议由谭必斌担任。很多乡村治理研究都提出了一些疑虑，其中就有村民与基层干部关系紧张的问题。但在六里村，谭氏苗拳非遗被批准后，我们没有观察到干群关系紧张的一面，而是更多地看到干群关系融洽的一面。谭氏苗拳分会六十多位会员，来自好几个村，总体上以六里村为主。所以在会长选举时，六里村都主张由本村村支书谭必斌出任会长。谭必斌介绍，自谭氏苗拳申请非遗后，他们村干部明显感觉到与村民联系更加顺畅、更加密切了。特别是一大批谭氏苗拳传习人，对村支两委的工作更加支持了。

2. 村民基于线上交往的社区互动更加频繁。

在城市化背景下，原有的乡村社区成员因为工作或定居向城市迁徙，原有的基于地缘而产生的社区成员内部交往圈，逐步让位于在城市中新形成的人际交往圈。很多村社区也建立了微信群与 QQ 群。在这些交流群建立的初期，群里互动还比较频繁。但时过境迁，相互之间因缺乏必要的共同话题，整个群慢慢地也开始沉寂了。我们访问过很多六里村村民，他们表示，在群里没有话可说。除非村里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才有几个群友简单地说上几句话。

然而在谭氏苗拳开始申报非遗保护项目之后，村民群重新活跃起来。因为有了新的共同话题，部分村民也有了新的共同利益。村民之间在群里互动的频率明显增加，特别是讨论到与谭氏苗拳有关的事物时，参与发言的村民更加踊跃。据村民反映，当讨论到谭氏苗拳时，有时候参与发言的村民达到十多位，发言积极性明显高于平时。发言机会增多，也在某种程度上，重新拉近了村民之间的距离，增进了相互之间新的了解，加强了村民之间的团结与互助。在吉首工作的 THY 只有 32 岁，他与同在吉首工作的 70 岁的 TBW 相差 38 岁。两人因年龄差距太悬殊，平时相互之间没有往来，自从相互讨论谭氏苗拳后，他们开始有了互动，最后，还从线上互动演变成线下频繁互动，两人开始探讨商业上相互合作的可能性，这就是谭氏苗拳的力量。类似于 THY 与 TBW 这样的交往情况，在六里村微信群里还有很多例子。谭氏苗拳成功申报非遗，为基于线上的社区成员之间的交往提供了新的机会。

(三) 唤醒了—批沉寂多年的新乡贤，他们在乡村建设中重新发挥出重要作用

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是近年来在学术研究中较受重视的课题，学术界对此已作了深入讨论。有学者提出，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需要乡贤文化的支持，乡村建设宏伟目标的实现需要发挥乡贤功能作用。^[13]我们的观察也得到了相近的结果。非遗保护将村中沉寂多年的新乡贤唤醒了，这些新乡贤在乡村建设中正释放出新的能量。

谭氏苗拳非遗保护从县级项目，逐步上升为州级项目、省级项目。这个申报工作进展对村民参与建设村庄也有了更大的积极作用。在省级非遗项目被批准之后，现年已七十多岁、外出多年的谭必文找到了课题组，希望将自己在六里村的住宅捐出来，作为非遗保护基地。他也把这个意见向村里领导反映，希望得到村里领导的重视。谭必文是六里村水冲组人，是谭子顺、谭成掌两位师父的弟子。他不但是谭氏苗拳传人、村里阳戏班子的中坚力量，而是发展经济的领头人，是村里公认的能人贤者。他从一个农民成长为中国健康养老产业联盟驻湘西办事处主任、全国生态康养基地评定标准专家组成员。谭必文在村里的宅子是一栋两百多平米的两层楼洋房，加一个两百多平米坪场的大院子，位于村庄的中间位置，在村里算是一个比较洋气的宅院。他于 10 多年前在吉首市购房，从此定居吉首市，很少回到村里，与其他村民的联系也越来越少。2020 年 6 月，为申报非遗，村里领导费

了很大周折才与他联系上。受到谭氏苗拳非遗申报的鼓舞，他主动向村里提出，把自己家的宅院捐给村委会做谭氏苗拳传习基地使用，这种精神让其他村民深受感动。

谭氏苗拳传承人，当年都是村里的经济能人，都是受人尊敬、受年轻人崇拜的英雄好汉，基本上也是村里的道德模范。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逐渐将这些新乡贤忘却了，这些新乡贤自身也被商业浪潮折腾得分不清南北西东，大家在商海里逐渐沉寂下去。自从谭氏苗拳非遗保护申报之后，这些在村民眼中消失多年的新乡贤又重新回到村民的眼前。2022年4月初，就发生了一件感动村干部与村民的事。当时泸溪县政府派干部来六里村检查工作，这是一个常规性工作安排。可是一些村民知道这个情况后，主动联系村干部，希望组织谭氏苗拳几位在家的老拳师义务表演几套谭氏苗拳给县城的来宾看看。村支书问他们为何有这个想法？因为现在要老百姓义务出工已经十分困难。要找几个拳师来表演，一个拳师每天200元劳务费，至少得花1000多元钱。村干部哪里找得到这笔额外经费？在此之前，要让村民义务表演估计是难上加难的事。谁知现在这些老拳师愿意主动出义务工来表演。谭永选拳师是谭子顺大师的小儿子，自小练武刻苦，习得一身好武艺，年轻时一次能够挑400斤石灰，他的故事在村里流传很广。这次听说村里有这样一个会议，他主动向村支书谭必斌请缨，愿意回来搞一场谭氏苗拳表演。他的演出不但让村民重新感受到谭氏苗拳的荣光，也让来宾大开眼界！村支书谭必斌在接受采访时很感慨地说：这些老拳师堪称表率。以前在村里是大家尊敬的拳师，现在依然热心公益，带头做谭氏苗拳表演，给村里年轻人带了一个好头。⁵

在这些新乡贤的带动下，很多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也行动起来了。他们给村委会提出建议，把谭氏苗拳非遗保护与村里文化产业结合起来建设。他们利用在外地工作、眼界开阔、人脉资源丰富的优势，积极推动谭氏苗拳的文化产业建设。目前，这些年轻人已经策划了多种项目，一些项目已经筹集了部分资金，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启动建设工作，这些动作对集体经济建设有着非常积极作用。

(四)对建设健康乡村具有积极意义

在传统上，六里村村民之所以备受周围村庄村民的敬重，除了他们人人会武术以外，另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村里的青年人人都身强体壮，他们不但能够胜任各种超强度体力劳动，还能够从事唱花灯这类艺术活动。一句话，这原本是一个健康村。自从外出务工大潮兴起后，习武已经逐步被遗忘了。2020年7月，谭氏苗拳获得泸溪县县级非遗保护项目后，这个曾经被遗忘的武艺再次成为村民关心的对象。村民中开始有家长希望孩子学习谭氏苗拳，原来练习过谭氏苗拳的中老年人也开始逐步恢复练习。

谭氏苗拳自谭秀仁开始大幅度改革之后，已经从谭氏家族内部传习的武艺演变成成为普通农民服务的武艺。谭氏苗拳的核心技艺就是拳与棍融合为一，即练习者主要学习拳术与棍术，其他的刀、枪、剑、流星锤等器械很少涉及，同时，传统上保密性很强的练功草药也向正式的弟子传授。因此，谭氏苗拳具有几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练功场地、器械要求十分简单。只要有一块宽阔的坪地即可练拳，棍棒也可以自己制作。这对农民来说就十分方便了。

第二，谭氏苗拳对健身十分有效。它不重花架子，表演性不足。但练功十分有效，特别是在练习肌肉、耐力等方面十分有效。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六里村目前70岁左右的谭氏苗拳传人，年轻时大多都能够挑400斤的担子。

第三，练功用的草药方对健身、养生都十分有用，特别是对于练习者自疗跌打损伤意义十分明显，对于普通的感冒、中暑、食物过敏等，都能治疗。

一些谭氏苗拳传人在恢复练习武艺之后，他们表示，身体又开始慢慢恢复了，好像以前的力气也开始慢慢回来了。这是运动锻炼产生的效果，这对广大的乡村来说是一件意义非凡的事。

(五)体育类非遗保护在增强乡村文化软实力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软实力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也不可小觑。传统体育类非遗保护是一个各级政府予以认证的过程,即如果专家评审通过,就可获得政府授牌。政府的认证行为给非遗项目增添了强大的潜在实力。已经有很多非遗项目成为文化产业,给当地带来了经济与社会两种效益。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多方面的有益探索,获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结论。^[14]谭氏苗拳获得湖南省政府非遗保护项目授牌后,在这方面也获得了相应发展机遇。达岚镇六里村与潮地村村民很快感受到了谭氏苗拳非遗的商业价值,由谭海洋、谭永高、谭必众等村民集资,在浦市古镇开设了“谭氏苗拳武馆”,招收弟子传习谭氏苗拳。2022年10月1日,谭氏苗拳武馆正式开馆。目前,谭氏苗拳武馆既是非遗传习基地,也是浦市古镇旅游区著名参观景点,丰富了浦市古镇旅游体验。随后,泸溪县兴隆场镇都里坪村村民也成立了谭氏苗拳传习基地,给乡村注入了新的文化能量。村民们对谭氏苗拳的自发利用,正是体育类非遗保护在发挥乡村文化软实力方面起了效用。

四、结论

我们从六里村申报谭氏苗拳非遗的过程中,发现了传统体育非遗申报对赋能乡村振兴是一种新的积极的力量。通过对传统体育项目申报非遗保护,促进乡村振兴,其操作性也相对比较容易。当然,非遗保护项目申报,必须以非遗项目存在为基础。这需要前期的科研发掘,对于很多村庄而言不容易实现。我们并不认为体育类非遗申报会比较普遍的意义,它肯定只能在有限的村庄实行。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有限的行为,对于那些具备条件的村庄来说,显然具有极为重要的社会推广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观察研究。

参考文献

- [1] 吕宾.文化自信视角下乡村文化振兴:实践困境与应对策略[J].湖湘论坛,2021(4):71-82.
- [2] 黄永林.乡村文化振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基于乡村发展相关数据的分析[J].文化遗产,2019(3):1-12.
- [3] 谭必友.田野中国学研究论纲:基于浦市田野的学术反思[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32-33.
- [4] 湖南省人民政府.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通知:湘政函[2021]167号[EB/OL].[2022-11-04].http://www.hunan.gov.cn/xxgk/tzgg/swszf/202201/t20220104_21389305.html.
- [5] 谭忠国.一代宗师谭秀仁:家世新发现[EB/OL].[2022-11-30].<https://mp.weixin.qq.com/s/p7t2jY9hGHeFynkt-P3nVw>.
- [6] 谭必友.浦市龙舟赛[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6:5.
- [7] 泸溪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七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传承人的通知:泸政函[2020]38号[EB/OL].[2021-11-14].http://www.luzhou.gov.cn/zw/zcwjs/zcjd/content_830660.
- [8] 李再兴.州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添“新军”[N].团结报,2021-01-19(6).
- [9] 韩顺法,刘倩.另一种生活技术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日常生活逻辑[J].民俗研究,2019(2):70-78.
- [10] 肖远平,王伟杰.非物质文化遗产助力乡村振兴的“西江模式”研究[J].文化遗产,2019(3):23-28.
- [11] 谭必友,等.田野中国学研究论纲:基于浦市田野的学术反思[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79-83.

[12] 谭必文. 六里水冲村谭氏花灯旧事：谭氏苗拳与艺术系列之一 [EB/OL]. [2022-11-04]. <https://mp.weixin.qq.com/s/h1GzsV4Swqrt8-iPaFU9Pw>.

[13] 宋才发. 乡贤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功能释放及法治路径[J]. 社会科学家, 2021(12):24-30.

[14] 薛诗怡, 朱强. 云南民族非遗产业化发掘与边疆治理的多维耦合机制探索[J]. 云南社会科学, 2021(6):155-160.

注释

1 谭必友. 贺才铁访谈日记[Z]. 访谈地点：浦市古镇燧园书院；记录时间：2020-04-09。

2 谭善君, 曾子杰. 谭氏苗拳访谈日记[Z]. 访谈地点：浦市古镇燧园书院；记录时间：2020-05-09。

3 谭必友. 谭必祥访谈日记[Z]. 访谈地点：湖南师范大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中心；记录时间：2022-03-14。

4 谭必友. 谭海洋访谈日记[Z]. 访谈地点：浦市古镇燧园书院；记录时间：2021-04-09。

5 谭必友. 谭必友与谭必斌微信通话[Z]. 记录时间：2022-04-12。